

奇境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著



奇 境

〔美〕乔伊斯 卜洛尔 欧茨著

JOYCE CAROL OATES
WONDERLAND

福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73年翻译出版。

本书译者

- 第一卷 宋兆霖
第二卷 (一至七) 殷惟本
第二卷 (八至十四) 张德中
第三卷 任绍曾

封面设计: 张世彦

奇 境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总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厂印刷

字数431,000 开本 87 10.2毫米¹₃₂ 印成 21 插页 2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90,001-110,000

书号 1020·21

定价 1.55元

奇 境

圈圈儿在内心
无声地飞旋，
它们
犹如脊椎动物的尾巴，
玲珑地节节相连，
坚硬得似象牙和冰块，
象一颗冻空的小太阳一般。

如同最精致的
物体的化石，
尾巴紧锁不断，
在粗糙不平的表皮下，
表面层层裹着自己的表面。

一个气团在自转，
运行中把空气慢慢切成碎片，
白昼出现时象一眼小孔，
又如眼睛长出虹膜一圈，
娇弱的空间开始呼吸，

脊椎伸长而生命出现。

照不到阳光的太空一片静寂，
在时间空间里，
圈圈儿在旋转，
我启程向前，
穿过层层枯骨，
象牙化石，陈血点点，
胎儿即将出世，紧握的拳头软绵绵。

螺旋体在回转，
发出荧光的炽热球心抖抖颤颤，
大脑无言的肌肉缓缓转动，
切开大气，陆地成形，
一如皮肤上
隆起的鞭痕驳驳斑斑，
肋骨间发出闪闪虹光，
就象心灵深处
那黏液一般温暖。

眼圈圆睁，
虹膜变成了眼睛，
如丝的肠子长得纤细美观，
我向上穿过骨髓，
透过我自身稠密的血液，

拇指般的眼睛朝四处热切察看，
我终于走进了自己的历史，
它象挂在眼睑边上的一颗泪珠，
欲滴还凝不散。

——塔·华·蒙克^①

^① 本书中的一个人物。

目 次

| | | |
|-----|-------------|-----|
| 第一卷 | 赞歌变奏..... | 1 |
| 第二卷 | 激情成陈迹 | 249 |
| 第三卷 | 混沌美国 | 525 |

第 一 卷

赞 歌 变 奏



杰西醒了，是被惊醒的。

有人走过他的床边……？穿过房间走到前室去了，脚步声通向厨房，通向大门……？

杰西的父亲睡不着觉。在整个秋季和冬季，他经常晚上很久睡不着。他套上外衣，走到屋外，走着，走着……。杰西走到窗口，从那里能看到屋后：是的，是他的父亲，他急匆匆地走着，把一只胳膊胡乱地塞进外衣袖子。他微微低着头，似乎正处在被挫败的盲目盛怒之中，又象是一个猎人……

杰西的心吓得怦怦直跳。他以前也见过父亲的这副模样，可是现在是临近圣诞节了呀，眼下有一种轻快、活泼的气氛，人们的脸上流露出期望的神情，这一点他父亲并不知道，这种期望扰乱了人们的平静……

杰西回到床上，可是他自己也睡不着了。

这里，乡下，正下着雨。

这是三十多年前。下着雨，寒冷刺骨、凶猛逼人的雨水，从阴霾、翻腾的十二月的天空倾泻而下，冲刷着这个小镇——纽约的尤凡尔镇——的街道。这天早晨，尽管天气不好，大街上依然相当热闹。这时正是月中，又是周中。溅满褐色泥浆的汽车，设法绕过准备在狭窄的街道上停车的另一些汽车；小吨位的卡车缓缓地在一旁行驶；一辆猎犬牌公共汽车，排气管

冒着滚滚水汽，开到公共汽车站前停了下来。这儿原是个加油站，现在已被漆成白色。在这不可思议的日子里，这白色显得太白了：它十分耀眼，弄得人眼睛眨个不停……。街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他们在雨中急急忙忙地走着。当他们一个个都低着头，举着伞，匆匆走着的时候，雨点开始变成冰珠子了。变化快得简直不可思议。冰珠子打在人们的脸上，打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打在商店的橱窗上……。在高低不平的街面上，雨水闪着微光，千千万万颗冰珠在撞击，蹦跳。蒙哥马利区商店的招牌正在受着小冰珠子的敲击，发出打鼓似的咚咚声。一幅圣诞节的横幅，连同它上面的塑料铃和小花环，都受到了敲打，在寒风中颤抖着，似乎马上要被撕成两半了……

尤凡尔镇的大部分房子都集中在这条街的两边。在这条大街上，有一些鞋店、服装店、体育用品商店，还有公共汽车站、电影院、设在一座堡垒似的建筑物里的邮局，还有几家酒店、一个加油站、几家餐馆。再过去是一大片空地，接着是图书馆，它和警察局合用一幢不伦不类的老式房子；而后是中学，一幢结构复杂、用褐色粗砖砌成的三层楼房，窗户又高又狭，屋顶盖着黑色的、已经腐烂的木瓦。冰珠子打在中学正面的宽阔人行道上，直滚到学校的两扇门前。它敲打着窗户，仿佛要把它们砸破似的。窗户后面没有反应，没有人影儿。

天空看上去象是在分裂——被分解成一粒粒的沙子或砂砾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十四日。

第二天就要放圣诞节假了。下午一点集会，会后学校就放假。在狭窄、阴暗的门厅里，学生们排着队，向礼堂走去，走

向一排排的座位，礼堂里充满过分兴高采烈、亲密无间的气氛。他们蜂拥着从二楼下来，把楼梯咚咚咚地踩得震天响。年岁大一点的男孩子还装出小丑模样，简直得意忘形了。他们的腿看起来很长，他们的脸容光焕发，污迹斑斑，似醉如狂。他们的一个老师，一位中年妇女，显出生气的样子，可是他们不加理睬，一起哄笑着。到处都是湿羊毛的气味。经过走廊的时候，他们用拳头以一种轻快的节奏敲打着衣帽格柜，他们激动得已经忘乎所以。四处一片吹牛、空话和擂鼓似的催促声。杰西永远记得这些事。虽然这所中学的校舍在十五年前才扩建过，可是现在已经过分拥挤了。从乡下来的男孩，穿着工装，显得笨拙臃肿，他们蜂拥着从门厅走过，脚步沉重得象是一群农场里的牲口，他们用拳头砰砰地擂着墙壁。女孩子们走得很快，三五成群，似乎有点怕男孩子。她们都涂了鲜红的唇膏，嘴唇一动，分外红艳。因为第二天就要放假了，她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穿着羊毛衫、长统袜、高跟鞋。“下雪了？下雪了？”她们问道，声音提得很高，仿佛要以此来测定一下这儿的空气；她们在男孩子们面前，一个个都伸着脖子。

礼堂门口，有几个教师守着。同学们从他们旁边擦身而过，一个个都温顺、机械地低下头，就连农村来的那些大孩子，一时也被吓住了。多么轻快而又热烈的一群啊！他们都十分兴奋，无拘无束。空气因他们的沉重脚步和轻浮行动而震动。熟悉的湿羊毛气息混合着女孩子们的陌生的香水味，到处都是姑娘们高跟鞋的咯噔、咯噔声。有个姑娘突然惊叫起来——有人用手指狠狠划了一下她的脊骨，透过那粉红色的羊毛衫，她的脊骨轮廓分明。她回过头去，假装生气了。有个教师朝

她喝了一声：“别管它！跟上！”

他们互相推推搡搡，用手蒙住脸嬉笑着，依次坐进自己的位子；台上，合唱队已经唱起欢迎他们进来的歌。台的右边有一棵很大的、尤凡尔镇消防队员捐赠的圣诞树，上面扎的一串串灯泡顿时大放光明，也在欢迎他们进来。合唱队唱着《请听报信天使在歌唱》，伴着他们坐到座位上。拍子轻快有力。女孩子们都专心致志，满脸喜色，两眼严肃、庄重。男孩子们非常喜欢挤在一起，坐在他们自己的一伙人当中；在有些地方，男孩子碰巧得坐在女孩子旁边，于是两帮人只好碰在一起了。合唱队由二十来个学生组成，大部分是女孩子。指挥是一个身材十分瘦小，长着一头灰色卷发的细心的女人。她背朝人群，双臂精确、刻板地划着小弧圈。歌声一起一落，伴着全体坐在位子上的学生：“请听报信天使在歌唱……”，这“唱”字唱成了两个音节，有了一对相等的重音。

学生们的情绪逐渐在变化：现在不那么吵吵闹闹了。农村来的男孩子们坐在那儿，也不那么不耐烦了。他们的目光都盯着合唱队和那棵圣诞树。他们的双手一动不动地搁在膝盖上，或者规规矩矩地交叉放在大腿上，姿势十分呆板。

合唱队背后的幕布是天鹅绒的，深红色——是这所中学的校色，上面有奶油色的 Y.H.S.三个起首字母^①。按高矮站成一排排的合唱队员，就在这庄严的幕布前唱着。圣诞颂歌加上幕布上的起首字母，合唱队员的一张张兴奋的脸，以及合唱队指挥那双在薄薄袖子里的手臂的姿势……有什么事将要

^① 即尤凡尔中学的缩写。

发生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集会，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礼堂没有窗户。坐在侧廊的一个男孩，老是回头朝大门看，象是在担心天气，又象急于要出去。当他第三次回头时，紧坐在他后面的一个男孩，敲敲他的椅背，问道：“喂，你在找什么？”

“不找什么，没什么，”男孩回答说。

老是回头打量的孩子，在自己的位子上坐直身子，迫使自己目不转睛地笔直朝前看着。他的头发金红色，可肤色却不是红头发的人那种颜色，而是比较黑，仿佛还是夏天晒的。这孩子脸膛宽阔，看上去很聪明，可是此刻正被什么心事或烦恼弄得满面愁容；他已经变得十分神经质。他又第四次回头看看——这时，人们正在关上礼堂的大门！他出不去了。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通向那紧闭的大门的狭窄通道，不管他后面那个男孩的嘲笑，也不顾他的老师的关切。老师是个四十开外的女人，身材矮胖，热情而明智，平时很喜欢杰西，可是今天杰西没有想到她，也没有想到别的任何人。合唱队开始唱起另一首颂歌。歌词象雪一般柔静、迷人，意思是劝导人们要宁静——“啊，伯利恒的小镇①！”——可是杰西没能去注意它。他应该离座而去，他得走出这挤满人的闷热的礼堂，一定得回家去……

那天早晨，拂晓前，他的父亲就出去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屋后的小路，朝树林走去，他的头低垂着……

杰西忽地站了起来，心慌意乱。

① 伯利恒小镇为耶稣降生地。

他感到自己脸红了，连脖子都红了。他在通道里匆匆走着，通道有点坡度，使他产生一种感觉，象是迫使自己爬上一座无形的小山，一个小小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作弄着他。有人吹了声口哨，喊道：“嘿，杰西！”这是他表兄弗里茨，他正咧着嘴笑。杰西没有去理睬他。在礼堂的最后面，坐着他的姐姐吉恩，他的目光立即痛苦地飞向她，飞向她那张板着的脸。吉恩比他大两岁，十六岁，小个儿，长得丰满、活泼，还有一张迷人的、红通通的小嘴。可是此刻她满脸怒容，因为杰西弄得她太难堪了。她愤怒地蹙了一下额头。

今天晚上吃晚饭时，她会说：“晚饭后，杰西不可以在全家聚拢前先去浴室，哦，不，他得等到全家聚在一起，然后讲清楚才能去……”于是杰西就会坐在桌旁，由于羞愧和愤恨，怒火满腔，他又没有能力自卫，但愿他的姐姐死掉才好哩。

中学校长富勒先生正站在大门边。杰西低声对他说，他感到不舒服，是否可以让他出去？但是富勒先生没有听清他的话，于是他只好用他那刺耳、嘶哑、惊恐的声音大声说道：“我要呕吐了……可以让我出去吗……？”

富勒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有些怀疑。可是他没让杰西自己去开门；他走上前去把门打开，以致杰西只好紧挨着他，弯腰从他的胳膊下面钻过。

杰西匆匆地在走廊上走着。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满脸通红，脸上的皮肤热辣辣地几乎发痛了，竟然红到这般地步。在他身后，合唱队正在唱那首歌颂慢慢地积满白雪的小镇的歌，它的乐曲模糊不清，虚无飘渺，现在它已消失在那两扇紧紧关着的大门后面；外面下着小冰珠子，后来完全是雪花

了，是狂风暴雪；杰西从窗口向外打量。人行道在被千万双愤怒的脚——看不见的脚——践踏；杰西觉得空中升起一种沙哑的声响，它淹没了合唱队的歌声。伯利恒。圣诞节。他的心正从学校，从尤凡尔镇奔向公路，奔向他那贴近公路、立在暴风雪中的荒芜、萧条的家，奔向他父亲的加油站，以及在加油站后面一百码远的住宅。加油站现在已经关闭。永远关闭了。就在前天，父亲把它关闭了，给它钉上了木板。

业已关闭。这几个字是杰西的父亲亲自用黑漆写的。

虽然父亲没叫杰西，他还是帮他钉上木板。他站在父亲背后，本想问问怒气冲冲、默不作声的父亲：“你为什么钉得这么猛呀？为什么弄得这么砰砰响啊？”钉子深深地敲进木头，钉子敲斜了，敲弯了，弯曲就没用了……钉子掉进高高的荒草中，找不到了……。可是杰西什么也没有说。他帮助父亲从屋后的废物堆里搬来木板，用它把这小小的加油站钉上。凡是该钉的地方，父亲都钉上木板，先是一排排，而后又在上面积钉上交叉的板条，好象会有贼破门闯入这座破烂房子，有那么一伙狡猾的贼正在窥视着他们，密谋盗窃似的。杰西想柔声对父亲说：“没人会闯进里面去的呀……”当父亲敲得那么震天响的时候，他想问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今天你为什么这样怪呀？”

你为什么这样怪呢？此刻，杰西心里正想着。

中学离家有七哩路。在主干公路和莫兰河公路的交叉路口，加油站已被木板钉上了，永久关闭了，在它后面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汽车、破摩托车，还有木板啦，轮胎啦，在这后面是一幢小小的木板房子，它在突然奇怪地出现的阳光中闪烁

着，小冰珠子在屋顶上蹦跳……

他得离开学校回家去。一闭上眼睛，他就能想象出那幢房子：闪光的屋顶，冰珠子，腐烂的木板堆。他父亲买了这个加油站，可房子是他自己几年来建的。费了好大的劲。还有几间小棚屋，一个深秋以来就破败了的小花园。有几棵树。几丛野生的灌木。过去是上了锈的铁丝网篱笆，再后面是迈克·布伦南家的农田……不，不再是布伦南的了，已经卖给别人，卖给一个外地人了。这人不住在当地，也不住在尤凡尔镇。一个外地人。每个人一谈到这个外地人，都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这里露面。杰西的母亲说过：“那是个花钱如水的人，一定是这号人。要不他怎么会要这样一个破败的农场啊！”她总是以某种轻蔑、嘲笑的神情，来议论别人的农场和商店。

杰西能清楚地听到母亲的声音。

可是她远在七哩之外。

再过一小时，学校就要放学了，可是到时候杰西不能回家。他得在哈德的店里干活，要到五点钟，他才能搭一个邻居的车子回家。那还得过四个小时。他的心在剧烈跳动，就象在他的胸膛中猛撞……。他想起了他的母亲：她那淡淡的金红色头发，她那聪慧、真诚的杏核眼。人们说，比起象他的父亲来，他更象他的母亲，可是他比他们俩都瘦弱。他长得很瘦，两只脚又细又长，按他的年龄说，他的个子已经相当高了——五呎七——现在就比他母亲高了。今天一大早，杰西的父亲就出去了，独自一人走出了后门，走进林子——她听到吗？不管是什么人议论到杰西父亲的时候，她总是嫣然一笑，

眼光避向一边，脸上掠过一种机灵、聪明的神情，而且总是默不作声。她时而低声哼着歌，时而放声高唱，唱着毫无意义的歌词片段。她的卷发散乱地披在双肩上。有时候，她很漂亮，因而杰西和他的姐姐都为她感到骄傲。可是另一些时候，她穿过尤凡尔镇闲逛，衣衫不整，而且还数落着那些商店橱窗里的东西，她的声音那么大，就连杰西和他的姐姐都为她害臊，但愿她耽在家里。

那年九月，学校开学不久，杰西的姐姐吉恩告诉他一个秘密。“你认为怎么样？她要生孩子啦！”

“谁呀？”

“哎呀，你这个傻瓜！当然是妈呀！妈要生孩子啦！”

杰西傻了眼了。他想不起要说点什么。

吉恩轻轻地拍了拍手。“这现在还是个秘密哪，可是妈告诉了我……我可不该告诉别人的……”

“……要生孩子了？”

杰西感到迷惑不解。孩子？还要生个孩子？

五岁的鲍勃跑到他们身旁，杰西吃了一惊，一下就想到这是最小的孩子呀。吉恩抓住鲍勃，把他提起来荡着。她上臂的肌肉丰满、结实。“来得想不到啊，来得想不到！”她低声唱道。她越过孩子扭动着的肩膀，对杰西眨眨眼睛。“记住，这是秘密。”她说。

她的喜悦刺痛了他。他的母亲将要再生一个孩子。在这幢小小的房子里，他们一家人都挤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的？”他生气地说。“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是因为妈告诉了我。”吉恩说。